

■军旅生涯■

采挖草药 献给国家

1959年八九月间,我们驻唐山某炮兵团在河北省抚宁县城西部地区进行演习训练。那时,我在团部管理股当文书。

演习的时候,我们团首长发现演习场地附近长着多种中草药材,认为部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采挖,献给国家,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。

经研究决定,全团停止3天训练演习,集中采挖中草药材。团部很快给各营和团支各单位下达指示,各单位接到指示后,立马行动起来。我们团机关除了团首长、各部门领导因年龄和工作关系没有参加外,其他人员都参加了采挖中草药材的行动。

我们从老老家借来小铁

铲、筐子、篓子等工具,到广阔的田野里、山坡和路旁等处采挖中草药材。劳动时,大家兴高采烈,谈笑风生,有的同志说:“我们来一个比赛好不好?看谁采挖得多。”另一个同志说:“光多不行,还要看谁采挖得质量好才行。”还有一个同志说:“你俩说的都不全面,应该是,采挖得又多又好。”他刚说完,又有一个同志说:“算了,不要斗嘴了,有这工夫,还不如赶快采挖,争取多挖一些献给国家。”就这样,3天中,我们不怕劳累,不辞辛苦,每次回来时都是硕果累累。

3天后的上午,全团各单位都把采挖的中草药材送到了团部的临时大操场上。当时,我们管理股的协理员对我说:“张文书,股长不在,你就

负责找几个同志把这堆中草药材给分分类,装筐、装篓,放到汽车上。下午,你跟着车把这堆中草药材送到昌黎县中草药物资储备库。”

我立即答应:“是,马上就办!”说完,我从警卫班找来两个同志,又从勤务员中找了两个同志,我们5个人忙活了一个多小时,就把这堆中草药材分完了。然后装筐、装篓、打捆,全部搬上了汽车。这次采挖的中草药材种类不少,有金银花、柴胡、苍耳、艾蒿、枸杞、黄芪等十多种。

下午上班,我上车后,司机发动了汽车。走了一会儿,我怕汽车中途颠簸,把中草药材颠下车去,就让司机停车,我从副驾位下来,到后车厢站着,看着中草药材。汽车上了

公路,飞驰在去昌黎县城的公路上。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昌黎县城,开进了中草药材物资储备库。卸完车后,储备库的领导感慨地说:“你们部队在百忙中还关心着国家的医药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,采挖这么多宝贵的中草药材,真是令人感动!你回去后,请转达我对你们团首长及全团同志们的感谢!”我说:“你的谢意,我一定转达,但是不用感谢。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,为国家、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是理所应当的。”随后,我上车坐在司机旁边。双方道别后,汽车开动了。我们在天黑前顺利返回驻地。

60年后的今天,突然想起这件事来,依然倍感亲切。

张旭光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永远的兄弟

1976年7月,我高中毕业后,在内蒙古大杨树农场局甘河农场参加工作。李冰是1975年8月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乡到农场工作的,他比我大两岁。1977年,农场成立文艺宣传队,我俩先后被调入宣传队。李冰不仅擅长文艺,更喜欢文学,他书不离手,常常给我讲一些作家的故事,或是名著中的精彩片断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也爱上了文学和写作。1979年,李冰返城回到哈尔滨。1989年,我调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作。直到2017年10月,我退休后到云南生活,我俩始终保持着联系,是永远的兄弟。图为1985年9月,我(右)到哈尔滨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校就读时,李冰到学校看我时,我俩拍的合影。

王玉春/文并供图



幸遇“老先生”

上世纪60年代后期,我在石家庄市获鹿县(今鹿泉区)公安局工作。那时,我经常下乡蹲点,住在村民家中,吃派饭。

一次,我随县里的工作组来到秦庄公社小壁村蹲点。有一天,我和一位下乡知青骑自行车,去几十里外的宜安修水渠工地看望本村的民工。因为自行车脚蹬子有毛病,磨得脚得了甲沟炎,致使右脚大拇指化脓,疼得厉

害,连路都走不了,想骑车去县医院治疗也不行。幸亏村里有个老中医,是附近出了名的“老先生”,只好请他来治。老先生给我开了好几味中药,让我熬药泡脚。我每天熬药,泡一次脚,经过半个多月的泡脚,甲沟炎治好了,免除了拔趾甲之苦。我拿着药费给老先生,可他说什么也不收。他这种治病救人的高尚医德,让我非常感动。

陈宗尧/文

手抄《臧克家诗选》

1975年,我在新疆额敏县麦海因农场中学上初中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发现同学手里有一本发黄的《臧克家诗选》,于是,我好说歹说从他的手里借过来,并向他保证不损坏书,两天后保证归还。书到手之后,我利用课余时间把一首首诗读完。由于太喜欢这本诗集了,突然有了手抄诗集的想法。于是,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那位同学,让他再给我几天时间,把诗集抄完后一定归还。没想到,他

痛快地答应了。

为此,我专门买来一个笔记本,利用中午午休和晚自习后的时间,用钢笔一笔一画地把诗作抄在笔记本上,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才抄完。当我抄完最后一首诗、点上句号后,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看见自己工工整整抄写的诗集,心情万分激动。

后来,我时常翻看这本诗集,它伴随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。

丁秀华/文

我的良师益友

在我6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,有的老师已记不起全名,有的老师只记得个大致轮廓,只有一位“老师”自相识至今,始终朝夕相伴,再也没有分开,她就是我永远的老师——《新华字典》

那年,我从部队复员,分配到一家省级进出口公司工作,没过多长时间就跟大家熟络起来。一天,同科室的会计刘大姐很关心地问我:“小王,你有对象了吗?”我不屑地说:“现在的女孩子都嗲声嗲气的(我读成了dieshengdieqi),我不稀罕。”站在旁边的杨志红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说:“你要是这么读,她爹可真生气了。”她是新分到我们科的女大学生,年轻漂亮,于是我问她:“你说该怎么读?”“你还是回去查查字典吧。”说完,她就笑了起来。尽管心中老大的不服气,下班回家后,我还是找出尘封已久的《新华字典》,当我查到“嗲声嗲气”的正确读法时,脸腾地红了。我怔了一会儿,忙找出一个本子,认认真真地将这4个字记下,并标上正确读音。

有了这次教训,我对一些不认识或含糊不准的生僻字,再也不敢张嘴就读了。慎重之余,我也有意收集一些生僻字,悄悄地记下来,并标上正确读音。久而久之,我认识的生僻字渐渐地多了起来。原来一些路标、牌匾、广告牌上不认识的生僻字,现在大多认识了。一次,应朋友之邀去一家酒店吃饭,刚进门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块牌匾,上写“脍菴鄉響”,我觉得

挺有意思,不由地读出了声,朋友惊奇地看着我说:“可以啊!这都认得。”席间,朋友悄悄告诉我,他求证了酒店的人,说我读的完全正确。

朋友的认可,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。为进一步扩大知识面,我订阅了一些报纸和杂志,在识字的同时,对于一些好的文章,优美的段落,我都摘抄下来,并附上读后感和心得体会。渐渐地,我已不满足只认字识字了,有了想写点东西的冲动。于是,在朋友的鼓励下,我写了几篇豆腐块文章,往报刊投稿。结果可想而知,都如石沉大海。初战失利并没有让我气馁,反而更激起我学习的欲望。我静下心来,认真揣摩、学习他人的写作方法,几经努力,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,我的小作终于见诸报端。

这都得益于《新华字典》,是她激励了我、成就了我,《新华字典》不仅是我的良师,更是我的益友。

王唐生/文

(编辑提醒:本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巴县张晋文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